



农村故事书

一个包身工的故事

王庆庭 闻华生等编写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农村故事书

一个包身工的故事

王庆康 周少生 等编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一个包身工的故事 王庆庭 闻华生等编写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)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13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. . .

开本 787×960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1 · 字数 13,000

1965年4月第1版·196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·印数 000,001--270,000

统一书号: T 10168 · 58

定价: (四) 八分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里收集了两篇故事。《一个包身工的故事》，写的是包身工楊桂英，解放前在资本家和工头的双重压榨下所过的惨痛生活；同时也描述了她解放以后的幸福晚年。故事通过苦甜对比的方法反映出新旧社会的两种天日。《幸福桥》讲的是上海郊区有一条水龙港，港边的田地地主朱根山霸占着，他为了获得摆渡钱，就把港东的田租给港西的农民种，把港西的田租给港东的农民种。当时港东农民常古江和港西农民沈三里，因过渡受欺压，就发动农民自动兴工修桥，地主朱根山偷偷放火，把大伙捐献修桥的物资烧毁，桥没有修成。直到解放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成立了人民公社，依靠集体力量，才在此新建了一座桥。这两位老爷爷就给这座桥取了个名字叫“幸福桥”。

目 录

一个包身工的故事王庆庭口述 闻华生整理 (1)

幸福桥徐林祥 周天华 (18)



一个包身工的故事

王庆庭 口述

闻华生 整理

解放以前的很多工厂里，有一种工人叫“包身工”。

什么叫“包身工”？恐怕很多人不懂得，特别是年轻的一代，恐怕连听也没听说过。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个包身工的故事。

这个故事的主人叫杨桂英。她在旧社会就当过包身工，真是受尽了折磨，吃足了苦头，幸亏解放了，她才翻了身，做了国家的主人。现在，她在上海一家国营纱厂做工人，生产非常积极，生活也过得很好。

杨桂英有一个女儿，叫杨秀珍。一九六一年，她才十七岁，在上海一家开关厂当学徒。有一天

秀珍跟她的老师傅在厂里維修机器，休息的时候到火炉边去烤火，不小心衣服給火烧着了。秀珍穿的是連衣帶褲的工作服，要脫来不及，加上衣服上有油，火越烧越旺，烧得秀珍渾身是伤，生命非常危險。幸亏工厂党委想法搶救，立刻把她送进医院，用了最貴重的药品，住了七个多月，才算把她救了回来。她出院以后，党委为了使她完全复原，又送她进疗养所，让她繼續疗养了一年多。将近两年時間，国家为了秀珍这条命，花了很多很多錢。楊桂英替女儿算算，秀珍滿师以后，这笔錢她白做几十年也还不起，現在呢，一个錢也不要她自己出，統統归国家負担。换了在旧社会，老板还会管工人的死活？不要說象秀珍这样有了病不会替她医，就是一个本来身体健康的人，进了工厂，也要給老板、工头糟蹋得三分象人、七分象鬼。今天是秀珍出疗养所的一天，楊桂英特地赶到疗养所来接秀珍回去。秀珍欢欢喜喜跑上来喊一声“娘”，可是奇怪，桂英听了，非但不笑，反而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。为什么？她看到了新社会的好处，也就想到了旧社会她当包身工的苦处。

在旧社会，楊桂英到底吃过哪些苦呢？包身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話說起来就长了。人家說，在旧社会，地獄有十八层，但是对包身工來說，旧社会的地獄有四十八层。別人受过的苦，包

身工都受过；包身工受过的苦，別人或許連想都沒有想到过。

楊桂英是江苏泰州人。在一九二九年，正是桂英十三岁那一年，泰州发生了旱灾。楊桂英的父亲是个貧农，前一年生了病，沒有錢医，死了，剩下一家五口——桂英，桂英娘和三个弟妹。平常，他們受地主的剝削，已經苦得透不轉气，現在加上灾荒，日子更加难过了，就靠剥些树皮、挖些草根来塞肚皮。

泰州灾区的农民苦成这样子，可是在上海，有一种人倒反而洋洋得意。这种人，一不做工，二不种田，全靠在工人身上喝血、农民头上刮油过日子。他們的职业名称，叫做“带工老板”。“带工老板”干的事，就是专替东洋紗厂管理包身工。这个故事里的姜阿六，就是这一号貨色。

姜阿六也是泰州人。他在上海混了几十年，搞会道門，巴結东洋老板，包了几批包身工，居然撈到許多錢，在乡下买田、起屋，在上海开茶館，开浴室。現在泰州农村鬧灾荒，他的机会又来了；穷人家的日子过不下去，再凭他这张嘴，灯草也会說成是金条，又可以騙些小姑娘来当包身工。在一个人身上撈三百元，十个人身上就是三千元，三十个人身上就是九千元！哈哈……姜阿六越想越美，越想越高兴。

姜阿六赶到秦州乡下，就有狗腿子替他立了本閻王賬，哪一家苦，哪一家穷，哪一家有十五、六岁的小姑娘，都記得清清楚楚。这一天，姜阿六跑去对桂英娘說：“桂英娘，根宝哥有病也不給我个信，不然我也好湊几个錢給他看病。現在……唉！”其实，姜阿六跟桂英的父亲素不相識，現在是猫想吃老鼠，为了吃起来便当些，故意跟老鼠先攀个亲。可是，好人哪知坏人心？桂英娘还真以为是根宝的老亲来了，也就一五一十把苦处讲給姜阿六听。好，姜阿六就是要桂英娘談苦經，好拿魚鈎子放过去釣魚。他拍拍胸膛說：“根宝嫂，不要紧，这十块钱你先拿着用，桂英让我带到上海去做工，过几年你們一家的日子就用不着愁了。”

桂英娘听了倒很高兴。她想，与其全家在乡下吃树皮草根，不如让桂英到上海去碰碰运气，将来或許有个希望。可是再一想，上海，上海，就象个海，桂英人小不懂事，上海恐怕不是她應該去的地方。姜阿六的賊眼多厉害，就有本事看透人家的心，連忙說：“根宝嫂，上海人多地杂，沒有路子就要吃亏。桂英不要紧，跟我在一起，白米飯，洋布衫，紅磚头洋房，只有她享福的份，沒有她吃苦的事。要不是为了根宝哥，我才不肯操这份心呢！”

桂英年紀虽然还小，可是已經有点懂事。娘，她怎么舍得离开呢？不过在乡下啃树皮总是啃不

出头，現在既然有机会到上海做工，至少眼前可以減輕点娘的負担；以后有了个飯碗，娘也好松一口气。这样想着，桂英就对娘說，“娘，我跟姜家叔叔去，你放心好了；以后赚了工錢，弟弟妹妹也好有个依靠。”桂英娘听見桂英懂得做娘的心思，也就一面掉眼泪，一面答应了下来。

姜阿六一听答应了，多么得意啊！馬上从袋里“嚓”的拿出一张紙，說：“这样吧，根宝嫂，你不放心，我們就立个凭据，写明三年当中我管桂英的吃、穿、住，还包她有工做。你捺个手印，我盖个章，以后你就凭这个問我要人。”可怜桂英娘是个睜眼瞎子，不认得字，听姜阿六讲得这样好，也就在紙上捺了一个手印。

这张紙是一张什么紙呢？上面写的真象姜阿六所讲的那样好嗎？不是。这张紙叫“包身契”，实际上等于是一张“卖身契”，上面写着：

茲自願將小女楊桂英交給姜阿六帶領到上海当包身工。当面言定包身金大洋二十元；三年內由姜阿六負責一切生活費用；所得工資也全归姜阿六收用；生死疾病，一概听天由命，与姜阿六无干。姜阿六先付包身金大洋十元，入銀两清；另外十元，到滿一年半时再付。恐后无凭，立此包身契是实。

桂英娘在上面一捺手印，就算把桂英卖给姜阿六

了。三年之中，姜阿六又多了一棵搖錢樹，而且契上写明“生死疾病，一概听天由命”，那末，做死、累死、病死、打死，姜阿六都可以不負責任了。

为什么包身金二十元，姜阿六只付一半呢？这也有个道理。原来，包身工一天至少要做十二小时的工，而工錢只有普通工人的三分之一，可以說是最便宜的劳动力，所以东洋厂家最喜欢用这些包身工。当时全上海三十多家东洋紗厂，总共有四万八千个工人，倒有两万几千个是包身工。这些包身工都是从乡下騙来的十五、六岁的小姑娘，不懂罢工，不敢反抗，做死了也沒有人管。她們的工錢是做一天算一天的，带工老板的錢袋是沒有底的，工錢越多越好，永远也不会滿足，因此就拼命逼包身工做工，做得动要做，做不动也要做；身体好要做，身体不好也要做。所以，包身工做滿三年的很少，大部分在半路上就死了。包身金要是一次全部付清，包身工过了一年半載死了，姜阿六觉得太吃亏，所以只肯付一半。桂英娘看見紙上一个个墨团团，只当是跟姜阿六嘴上所讲的一样，哪里曉得姜阿六是“菩薩的面孔，毒蛇的心腸”呢！

姜阿六就是这样騙了一家又一家，一共騙到了二十几个穷人家的小姑娘，都把她們帶到上海，关在姜阿六自己的“公館”里。

姜阿六的“公館”的确是紅磚的洋房，一点也不假。紅磚牆，石庫門，双开間，两层樓，很有气派。这一带，象这样的紅磚洋房很多，都是东洋紗厂造的，專門給帶工老板和包身工住。外面围着铁絲网，还有厂警看守。姜阿六“公館”門口，挂着一块三寸长的木牌：“泰州姜阿六”。門上有两条春联，本来是紅紙，現在褪成白里稍帶一点点紅，看上去已經不象是春联，倒象是家里死了人的丧条了。上联是“积德前程远”，就是說多积功德，将来的前途就远大；下联是“行善后步寬”，就是說多做好事，后面可以退步的地方就寬。这里的所謂“积德”“行善”，姜阿六有他自己的解释，就是替东洋厂家多帶点包身工，逼她們多做点工，这样，东洋厂家喜欢他，他就可以越来越吃得开。春联中間貼着一张画，上面有字：“姜太公在此，百无禁忌”。姜阿六貼这个也有道理，因为姜太公姓姜，他也姓姜，姜太公是他的本家，当然会特別保佑他，加上有东洋老板做靠山，坏事做得再多，也是“百无禁忌”的了。

紅磚洋房里面怎样呢？六个房間，一个灶間，很寬敞，可是姜阿六一家四口人，倒占用了四个房間。另外兩間，一大一小，小的一間在樓上，住了九个包身工，都是前两年給姜阿六騙来的，本来也有二十几个，現在只死剩了九个。大的一間在樓下，

就让桂英那一批二十几个包身工住。这个房間有六尺寬，十尺长，二十几个人橫下来，肩膀并肩膀，脚底碰头頂，还嫌小一点，連走路的地方都沒有。两个人合一张破席子，到夜里在地上一鋪，就算是床。地上是水門汀，从来晒不到太阳，一年四季都象黃梅天，地上湿漉漉，还没有到热天，蚊子、臭虫就出来橫行霸道，咬得小姑娘渾身疙瘩，搔得东一块烂疮，西一块烂疮。但是，姜阿六还不許有人不乐意。有一个叫小福子的小姑娘，在乡下同桂英是紧邻，一向同桂英合得来。小福子第一天踏进房門，看見房間这样小，这样湿，只是稍稍皺了皺眉头，姜阿六就开口罵：“你們进了我的門，就是我的人。要你們圓，哪一个敢說个方字，不要怪我手段辣。上海寸金地，有地方給你們橫橫，已經算是你們的福气！”桂英怎么睡得下去，就是睡下去了，又怎么睡得着。想娘，想弟弟妹妹，悔不該上姜阿六的当，还有蚊子叮，臭虫咬……她一連好几夜都沒有睡好，等到实在疲倦了，正要迷迷糊糊睡着，脊梁上已經“啪”的来了一鞭子，还听見姜阿六在罵：“猪獯，五点钟就要上工了，你們还賴着不起来，快，快！”接着又是“劈劈啪啪”的鞭子声音。

姑娘們起床，什么洗脸、漱口、梳头……都沒有時間，大家拥到自来水龙头那里，用水潮潮手，朝眼睛上泥泥，就算是洗脸了。所以，不到半个

月，她們的臉和頸子都象塗了一層黑的鍋巴，只有兩個眼圈還是原來皮膚的顏色。

早晨喝粥了，姑娘們又要把席子卷在牆腳邊，騰出地方來喝粥。“粥”是什麼粥呢？是菜皮加米湯，只看見湯不看見米。菜更不要說它了，只有一碗鹽，大家用筷子蘸蘸。一天三頓，都是這樣。有一天，算是姜阿六的生日，前一夜姜阿六关照老板娘說：“明天寬點吧，多煮點米，加碗把菜。”這天，桂英在桶里舀了半天，一碗粥才舀到了幾顆米，可是手脚慢了一點，要添第二碗的時候，桶底已經朝天了，粥湯沒有了，她只好捧着碗盯住桶底看。老板娘伸手過來把桶一提，罵道：“窮鬼，煮多少吃多少，煮了這許多還喂你們不飽！”就跑到灶間拿起一碗隔夜粥倒在桶里，又沖了半桶自來水，朝桂英面前一放：“不是老板的生日，你們只能啃桶底板！”桂英是一肚子的气，怎奈肚子餓的味道實在難受，只得忍住氣把隔夜粥和冷水往肚里灌。菜呢，多倒是多了一碗，桂英夾起來一嚼，是萵苣筍的叶子；不過，因為每天本來只能蘸些鹽，所以現在吃起來，萵苣叶也很有味道，就算是好菜了。

廠里是五點鐘上工。才四點鐘，姜阿六就叫包身工排好隊，不聲不響地跑到廠里去，到晚上五點鐘，又排着隊回來。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年年如此，老板從不讓包身工跟外面人接觸。所以，東洋

老板和带工老板都说包身工是装在罐头里的劳动力，逃不走，变不“坏”，顶保险。

开始的时候，桂英派在粗纱间扫地，后来又正式上机器，做的工跟普通工人一样。车间里，马达的声音“轧腾轧腾”，皮带的声音“啪达啪达”，锭子的声音“壳落壳落”，这几种声音混在一起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声音，把桂英弄得头昏脑胀，耳鸣眼花。车间里又整天价是雨夹雪。雨是车间里喷雾器喷出来的水蒸汽，据说棉纱潮湿了就不容易拉断。桂英身上被搔破了的臭虫块，碰到了这种湿气就发痒发痛，烂了起来，跟衣服粘在一起，脱起衣服来就有刀刮那么痛。雪是车间里飘来飘去的棉絮，天热，车间里的温度又高，至少在华氏一百十五、六度以上，汗直淌，再加长年不洗澡，棉絮粘在身上，多难受；而且呼吸的时候，棉絮直往鼻孔、嘴里冲，吸到肺里去。所以包身工等不到半年，就会害肺病，有许多包身工就是死在肺病上的。

这些病痛固然难受，可是最难受的还是带工老板和东洋纱厂领班的种种虐待。有一天，桂英因为晚上没有睡好，做工的时候头痛得厉害，就闭上眼睛稍微养养神，没想到给领班看见了，赶上来用手指甲狠狠掐桂英的眼皮。桂英痛得受不了，把头一偏，身子往前一冲，一只脚正好踏痛了领班的脚趾头。领班一把拉住她的头发，把她拖到水

龙头下面，压得她下巴朝天，开起龙头就向她鼻子、嘴巴冲，还边冲边骂：“懒鬼，还敢不敢偷懒！”水从桂英的鼻子和嘴里灌进去，灌得眼球都突了出来，气也透不过来。以后，桂英连眨眼睛也不敢多眨了，怕给领班看见了又当她在偷懒。小福子也吃过这种苦，所以精神再疲倦，也不敢在机器旁边随便眨一眨眼睛。一天下午，小福子一个眼花，头往前稍稍一冲，辫子给机器卷住了，只听见“啊”的一声，等到把車关住，把她拉出来，已经成了一个血人。东洋老板和领班赶过来，只是问机器坏了没有，小福子的伤这样重，他们连眉头也不皱一皱。姜阿六叫人把她拖回去，往地上一放。小福子的血出得很多，嘴干得了不得，可是姜阿六“砰”的把房門一关，连一滴水也不给她喝。因为姜阿六看见小福子给机器轧成这副样子，就是好了也不能做工了，倒不如让她死了好。等到桂英放工回来，小福子已经不行了，只有微微的一口气了。桂英凑到她旁边，小福子拉住她，轻轻地說：“桂英，你要告訴我娘，要替我出这口冤气！”說完，小福子就死了。死了一个包身工算得什么！在姜阿六心里，不过象死了一只蒼蠅、蚊子一样，气也沒有叹一口，把小福子拖了出去就算完事。桂英为了小福子的死，伤心了很久，有时做梦，自己也給卷进了机器，渾身血肉模糊。

桂英給这件事一吓，再加給領班用自来水冲过，受了寒，发起高烧来了，腰痠背痛，四肢发軟，爬也爬不动。她知道姜阿六不会让她不做工，早晨只得勉强起来，等到大家排队的时候，趁天黑姜阿六看不清楚，她就躲进房間，蜷在席子里，沒有去上工。她以为这样也許可以躲过一天了，哪曉得老板娘的眼睛比老鹰还尖。一把把她拖了出来：“好啊！做工学不会，装病倒学会了，快上工去！”桂英发烧发得面孔通紅，嘴唇也焦了，躺在地上只管哀求：“老板娘，求你做做好事，我实在有病，做不动。你摸摸，我渾身发燙。”老板娘說：“渾身发燙！那便当。”她到灶間舀了一盆冷水，拿起来就往桂英身上澆，澆得桂英直直地跳起来。老板娘笑了：“哈哈，一盆冷水就把你医好了，不是爬起来了嗎，还不快去上工！”伸手把桂英拖着就往厂里跑。桂英給冷水一澆，热度更高了，头痛得快裂开了，眼睛前面的东西都在轉圈子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只好硬撑着身子，照常站到机器旁边去做工。

桂英有了病沒有吃过一帖药，照常做工，幸亏靠了她身体的自然抵抗力，咬咬牙，病还是慢慢地好了。桂英才来了一年多，胳膊、大腿已經瘦得象芦柴棍那么細。衣服还是从乡下穿来的那一件，天天穿，月月穿，热也穿，冷也穿，已經破的破，化的化，象一块破破烂烂的抹布了。日子这样苦，桂